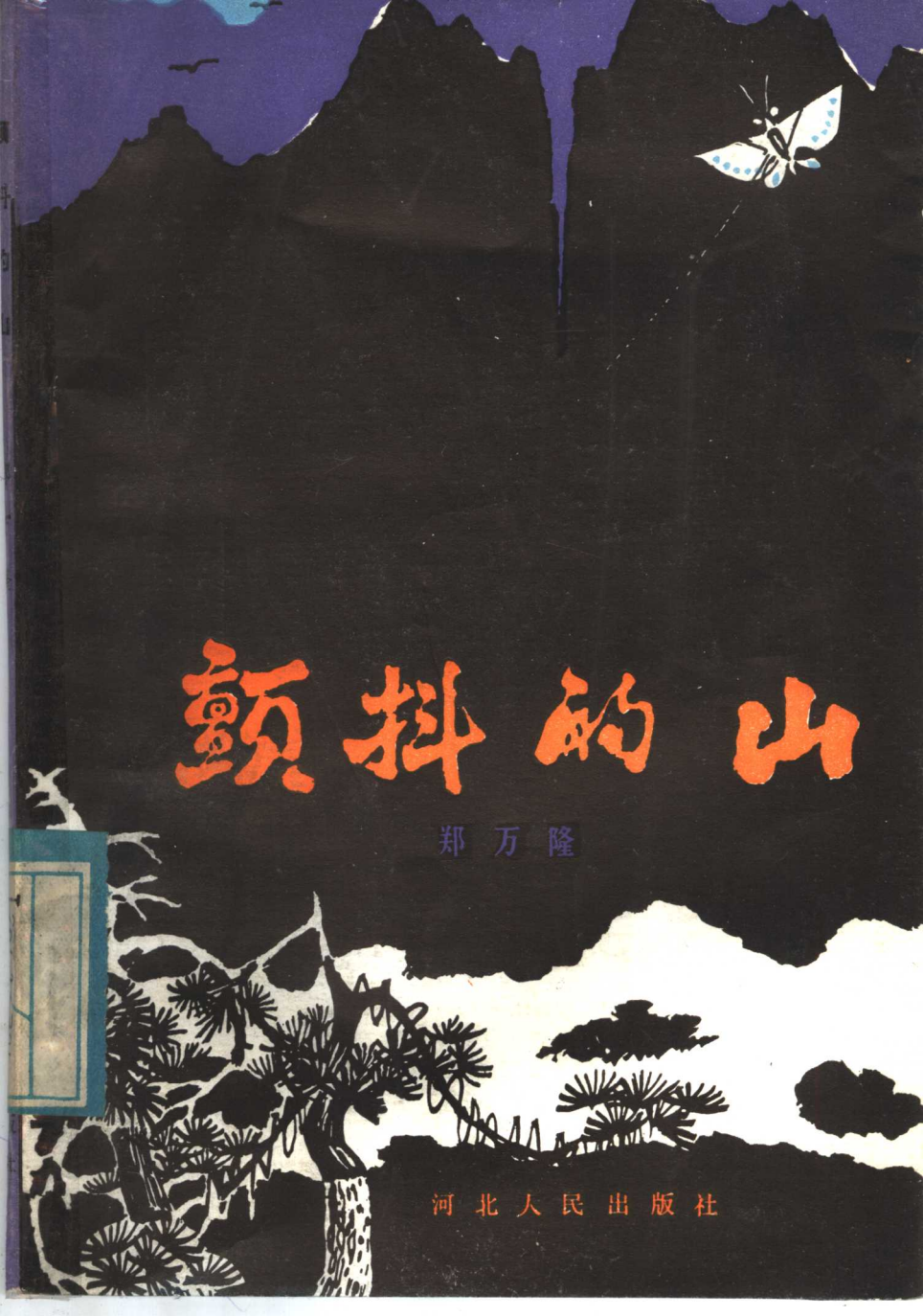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. The upper half features dark, jagged mountain peaks against a deep purple sky. A white butterfly with blue spots is flying in the upper right. The lower half shows a white, rocky foreground with black pine tree silhouettes. A small, blue-framed window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.

颤抖的山

郑万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顫抖的山

郑 万 隆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石家庄

内 容 简 介

战火烧到了傻子的家乡——二郎庙。傻子——这个连参加儿童团都还要再“考验考验”的鼻涕匠，竟然捉住了一个日本鬼子派来的便衣侦探。这真是天大的稀罕事！日本鬼子侵入到二郎庙后，傻子和他的伙伴意外地碰到一个背着女孩逃跑的“皇军”，这个“皇军”却被一伙追他的“皇军”打死了；日本女孩成了儿童团员的“俘虏”。有的小伙伴将小女孩看作是敌人，而傻子却对小女孩充满了同情。是傻子失掉了立场么？不，等你读完这本小说，就会明白傻子既懂得恨，更懂得爱。

颤 抖 的 山

郑 万 隆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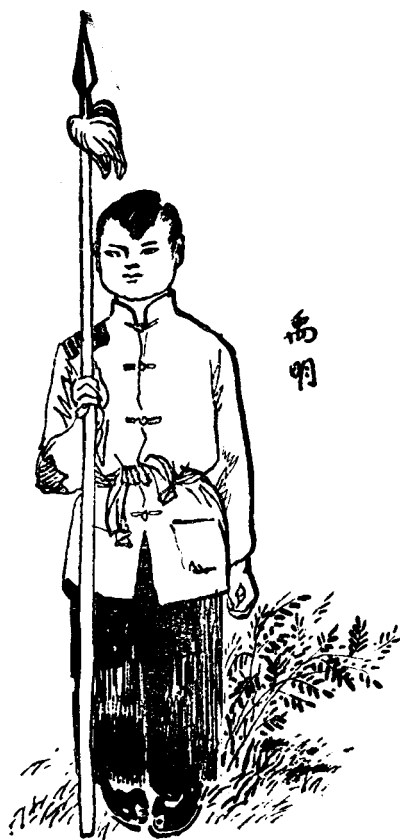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1/32 4 1/4 印张 71,000 字 印数：1—20,800 1983年3月第1版
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086·632 定价：0.33 元

傻子



石
猴





寒
化



菊
子

——

你看过《大闹天宫》吗？那些天兵天将里，有一个叫二郎神的，手使三尖两刃刀，会七十三般变化，他还有一条狗——哮天犬；最妙的是他长着三只眼，有一只竖着长在眉心上端，睁开后毫光四射，能判断是人，是神，是鬼，是妖。我们这地方，大概老一辈子敬奉二郎神。你看，那就是他的一座庙，立在我们村外的羊灯山口上。

羊灯山口的二郎庙，不知道哪辈子就成了空殿断墙了，连爷爷的爷爷都没见过那位二郎爷，更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三只眼那副模样。可是，羊灯山口为啥起了“羊灯”这么个怪名，倒确实有点“根据”。真的！对天发誓：绝不是吹牛！这地方，杨家将的金刀老令公和他的六个儿子在此打过仗。山下混沌河一战，队伍被辽兵打散了，退到山顶时，只剩下老令公和他的六个儿子，还有百十个兵丁。辽兵把山口堵住，想把他们困死在山上。天黑了，老令公他们不光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连口水也找不到，简直就剩下死路

一条了。这时，来了一个放羊的，打算把羊献给他们，让他们饱餐一顿。大伙可乐坏了，磨刀的磨刀，拣柴的拣柴，焦枯的脸上都有了活气。正准备杀羊时，老令公的二儿子灵机一动，忽然来了主意，高叫道：“且住！”他指着山下辽营寨盘里造饭的火光，对老令公说，“战国时有火牛阵，我们何不利用一下这群羊，把柴草打成捆，扎在羊角上，点着了，赶下山去，烧他们个懵头转向，我们突出重围呢？”真是一条妙计呀！于是，将士们一起动手，扎好柴草，点着后，把羊从山道上赶下去，火龙般直扑辽营。这火光，这羊群的惨叫声，把正在吃饭的辽兵都吓呆了，辽兵乱成了一团。老令公和他的将士们乘机突破了重围，渡过混沌河，回到三关镇。半个月后，老令公率兵重来，就在山口下大败辽兵。老令公为了纪念这道绝处逢生的山口，就立了一块碑，题了两个字：“羊灯。”后人在崖顶上修了一座庙。因此，村里还有一种传说，说这座二郎庙供的神像是杨继业的二郎杨延廷。可是如今，碑不在了，庙里泥塑的神像也不在了，谁知道是哪个二郎！

管他是哪个二郎呢，反正天照常下雨，地里照样长庄稼，母鸡会下蛋，公鸡会打鸣！不过，有一点谁也不能含糊，我们村名叫二郎庙，叮当响的抗日堡垒村，我们都是这里长大的。

羊灯山口离村子多远呢？大人们说是足有一里半地。咳！纯粹是唬我们，鼻尖不冒汗就跑到了。

这道山口可真凶险，一面悬崖，一面深涧，羊肠子一样的盘山小路，连两辆独轮车都错不开。前些日子，冀东军分区在唐县打了一仗，撤下来的伤员，还有那个会吹箫的连长，让手榴弹炸掉了一只脚，都转移到山里面莲花峪了。莲花峪可热闹了，军分区的一个火药场也在那儿，早就成为石门日本侵略军松田靖联队的眼中钉。区委指示村武委会在二郎庙设岗，保卫莲花峪后勤医院。村武委会决定儿童团在羊灯山口设一个了望哨。

派谁去好呢？儿童团团长石猴，还有副团长枣花和大个子禹明。

二

他仨都是十岁。

禹明四四方方的脸，红红的，象个冻柿子，身高力气大，挑一担水从不带缩脖子的。他自己说，一脚能把老福爷的大黑狗踢个骨碌滚，尽管这么吹，可谁也没见过。倒是有一次，他偷着骑老福爷的大黑狗，让他爹实实着着地打了个耳刮子，脸上泛起五道红指印，大伙可都知道。

枣花呢，山洼里的秀气妞妞，眉毛象对蜻蜓翅膀，会飞；眼珠子骨碌骨碌地能说话；红枣似的小嘴可尖刻了，吧哒吧哒地跟放鞭炮一样，儿童团员们集合在一块也说不过她！什么枣花呀？哼，倒不如叫枣核儿、枣刺儿！那个会吹箫的陆连长住在她家时，通讯员小方教了她一大筐箩儿歌，什么《苦苦菜》、《小燕子》、《王二小放牛郎》，还有《在妈妈怀里》、《星星呀星星》，可多啦，跟她在一块站岗，就是晌午头也不会犯困。枣花在女孩子中是胆子最大的，一次，她跟着妈妈去姥姥家，晚上和小表兄挤在一条炕上睡觉，因

为占地地方大小，俩人打起架来了。她穿好衣服，噙着泪就走了，连小表兄送给她的一笼架蝓蝓都不要了，

“要它给你叫吧，谁希罕！”开始，她妈以为她犯小性，在院子里洒金豆子（哭）呢，后来左等不归，右等不回，院子里也根本没有她。原来她一个人回二郎庙了。大黑天，十几里山路，刚满十岁的一个女孩，真胆大呀！差一点没把她妈的心吓得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！

石猴个子比枣花还矮，一天三顿饭，光长心眼不长个儿，眼皮一眨一个主意，大伙都叫他“小主意篓子”。他能用竹片做一种弹弓打鸟，还会做一种里面带刺儿的鱼篓，头天晚上坠上块石头放进水塘里，安安稳稳地回家睡大觉，第二天一早，准能逮着三五斤黑头拐子，一盘子全身透明的虾米。他最让大伙敬服的是，会学猫叫狗咬耗子打架，就是一片树叶一根草节放进他的嘴里，他都能吹出动听的鸟鸣。枣花说他舌头上有个眼儿，象陆连长箫上的眼儿一样。可是石猴伸出舌头来，谁也看不见枣花说的眼儿。枣花却撇伙伴们：“你们的眼珠上就没眼儿，哪能看得见呢？我爷爷说我的眼珠是透明的，中间有一个象窗孔儿似的眼儿，连河里有鱼没鱼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”这一下可把伙伴们震住了，谁敢不高看枣花一眼呢？只有石猴不以为然，他能从枣花那发亮的眼里，看到一种枣花和

他特别友好的神情。当然了，石猴绝不会去戳破枣花的“牛皮”，因为枣花除了那个参军的哥哥外，把他当做最知心的朋友，连枣花的丝绣包里有什么好玩艺儿他都知道。

三

二郎庙的儿童团已经成立一年多了，可从来没接受过一个象样的任务，就是站岗放哨，也是跟在民兵的屁股后头。用石猴的话说：武委会主任对咱们不放心，一百个不放心，看不起咱们这帮小嘎巴豆子！

石猴当面可不敢这么说，他打心眼里惧怕这个武委会主任，惧怕那张黑沉沉的脸，那双铜铃一样的大眼珠子，那副敲锣打鼓一样的大嗓门，连那糊满下巴的胡茬子也挺吓人的。那个神气劲，真让石猴嫉妬，挎着一把二八盒子，出口就是命令。他石猴大小也是个团长，手上的扎枪还是借的赶山的老福爷的。真泄气！

这回，听到武委会主任宣布，羊灯山口设岗的任务单独交给儿童团时，石猴拉着禹明，牵着枣花，快活得又蹦又跳，好象天地都变得窄小了，伸手就能摸着云彩；武委会主任那张脸也变得慈祥了，在那连鬓胡子上亲一亲，保险一点儿也不会扎！

脑瓜这玩艺，越用越灵，心气越高，主意也来得

越快。

石猴来到羊灯山口转了一圈，就拍着手叫道：“有主意了！有主意了！”他扒着禹明的肩膀，对着枣花的耳朵，嘀咕了一阵，三个人高兴得抱成一团，在地上打起滚来，滚了一身草末子……“这主意真好哇！”三个人拉着手向村里跑去。

三天之后，他们用硝粉、硫磺、白糖和木炭，捻了五十个报信用的“两响炮”，还制造了一种叫“天雷”的高空武器。就是利用石崖顶上的几棵歪脖树，用荆条编成几个笆兜子，里面装上石头，用绳子把笆兜吊在两树中间，如果坏人来了，又不听招呼，就用柴刀把绳子砍断，笆兜一翻，石头象下大雹子一样落下去，他就是脑袋不开花，也得折胳膊断腿滚下涧去。

这个主意真好！只是开初时，不是绳子断了，石头掉不下去，就是连石头带笆兜一起下去了，弄了几次都弄不好。愁得三个伙伴，象霜打的黄瓜一样，蔫了，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甜，连蚂蚱撞到胸前都没心思逮了。

谁能想到一夜的工夫，这个难题解决了！不知是谁，在每个笆兜下面绑了一根杨木杆，绳子拴在杆上，再从兜背上拉条绳，只要一刀把这条绳子砍断，笆兜象个翻斗，十分利索地将石头倒了下去！

这个办法真妙！可这是谁干的呢？



是武委会主任和老福爷吗？不是，昨夜他们开会，研究给莲花峪医院购买药品的事呢！是值勤民兵吗？禹明挨个问了，也不是！……这就怪了，三个伙伴怎么也打听不出来，好象是庙里的二郎神跑出来干的。伙伴们心里装上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。咳！连“谢谢”都不知道该谢谁。

还是枣花想得开，她说：“咱们还是站好岗吧，不管是谁帮的忙，还不是让咱们把住羊灯山口！”

他们决定试验一下他们的高空武器，看看“天雷”能不能准确地砸住敌人。可谁肯冒着这个危险在下面走一趟呢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粉身碎骨呀！

禹明把两只手插在裤袋上，望着天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把老福爷的大黑狗引来做试验品。

枣花马上站出来反对：“你又打大黑狗的主意，这回你爹就不是打你耳刮子了，非把你拴在树上，象打叫驴一样打你，打得你呀，嗷嗷地叫！”

“嗤——！”禹明挤着鼻子，努着下嘴唇，往枣花跟前凑，简直要撞到枣花身上了，然后胸脯一挺：“我不怕！我爹再打我，我就喊我奶奶，奶奶最疼我了，我爹最怕她。”

“嘻——，撇你奶奶多不带劲呀。挺大的个子，就不会说句硬话……”枣花一边说一边撇嘴。

“怎么说？”禹明眼珠都瞪圆了。